

半本书

楠子十岁这年,用两个拳头大的山芋换了半本书,没有封面,纸张发黄,书页上还有不少莫名其妙的印迹。

半本书是从玩伴长金的手中换来的,长金用这书上发黄的纸叠“宝”,“宝”呈正方形,两张纸叠成一个“宝”,在地上摔,摔得灰尘直冒。楠子想看上一眼,长金不愿意,一把揣进怀里。长金穿着一件八面透风的黑色“棉猴子”,半本书揣进去就不见了踪影。

楠子苦苦哀求,长金松了口,说:要看也可以,拿东西来换。楠子张开手,说:我没东西。长金拍拍肚子,说:饿了,要想看,一个山芋。楠子太想看这书了,点了点头。

楠子家有个山芋窖,窖里有山芋,山芋藏在干燥的泥土里,不多,悄悄地冬眠着。长金知道。

趁大、妈不在家,楠子跳进了山芋窖。窖里黑乎乎的,楠子把手插进了泥土里摸索。窖中除了山芋还有土鳖(土元),土鳖拱动,爬进暖暖的手心,让楠子心惊肉跳。山芋楠子摸到了,先是一个,楠子把它揣进了怀里,想了想又摸了一个,揣进怀中另一边。两个山芋长得真好,圆溜溜的,泛着红色的光亮。楠子在手上掂了掂,沉甸甸的。

楠子找到长金,长金瞅了楠子一眼。楠子慌忙拿出一个山芋,说:这中吧。长金似是老大不情愿地拿出了半本书,在楠子的眼面前晃了晃。

一手交山芋,一手交书。楠子把半本书凑在鼻子底下,发黄的纸张散发着一股霉味。长金说:三天,给你看三天。楠子说:中。但又提出了个要求:再给你个山芋,书归我。

山芋的诱惑是大的,长金眼一亮,说:中,也中。楠子从怀里掏出了另外一个山芋,长金有点不甘心,把书从楠子手中夺回,狠狠地又撕下了几页。

书在楠子手中,两个山芋在长金手中,俩人都得了宝贝。楠子以为长金是要把山芋吃了,可长金仅是把山芋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,小心地揣进了怀里。

楠子迫不急待地靠着南墙,对着太阳看书。阳光暖和的,把墙和楠子都晒暖了。

书不知名字,没有头,但字都长得周正。楠子读完小学三年级,书中的字许多还不认识。楠子只能边看边猜,还是看出了路数。这是一本写铁路上抗日的事,老洪、李政、鲁汉、田中、芳林嫂等都是打鬼

子的英雄。

楠子沉浸在书中,可怎么也想象不出铁路和火车是怎么样的,还有铁甲车怎么就那么的厉害?另外就是一些字楠子不认识,如是吃山芋吃出了苦点子,吐了舍不得,咽下实在难受。

楠子太喜欢看书了,就是没书看,家中的一本旧日历书,楠子不知看过多少遍。

半本书楠子是偷偷看的,书的来历有毛病,是用山芋换的,怕挨大、妈的打。半本书也太不经看了,一两天功夫,楠子就看完了,楠子心像猫抓样,故事没讲完,故事中的人到底会怎么样?

楠子去找长金,跟屁虫样的,问长金另半本书的下落。长金摊摊手,说:我半路上拣来的,不知,不知。楠子腆着脸说:还换,五个山芋。长金推了楠子一把:滚一边,就没没,啰嗦什么。

很多天里楠子发呆,对着半本书发呆,心却走得远远的,在心中估摸着书中的事,想象着老洪们是如何打鬼子?如何打鬼子票车?如何将铁路撬了?还有就是老洪最后和芳林嫂可成一家人了?楠子硬是在十岁时,在心里把剩下的半本书续完了。

到了春天育山芋苗时,楠子挨了一顿穷打。大发现窖中的山芋少了两个,大是有数的,二十个山芋,优选的,当作“山芋妈”的。楠子承认是自己偷吃的,肚子太饿,但不敢说是拿去和长金换半本书的事。

长金看楠子挨打,有点幸灾乐祸,躲在一边偷偷发笑。楠子恨恨地剜了他几眼,把眼中的泪一粒粒咬破了。

楠子一直保留着半本书,随着时间的推移,书上的字全部认识了,半拉子故事也越来越清晰,直至后来楠子读到了完整的书,才知书叫《铁道游击队》。楠子把《铁道游击队》和自己心中续的半本书对比,还真有雷同的。

过去了几十年,让楠子大为吃惊的是,另半本书竟在拆迁的老屋中发现了,它藏在自家老屋的门头上,被虫蛀成了筛子。

楠子在某一天找到了长金,长金和楠子都奔六十岁了。长金承认,半本书是从楠子家的门头上撕下的,算是偷的。门头上的书,应是某一年楠子大或妈藏下的,原因不说都知道。

楠子想哭,但一转念又笑了。读了半本书,另半本书让楠子思念,在心中续书,不是历练了自己?否则怕是自己不会成为别人称之为的作家。

还有件事也很有趣。

B

月光城 小小说

张建春小小说二题

张建春

长金换下的两个山芋没填进自己的肚子,这山芋也成了“山芋妈”,栽了两畦子,帮着一家人度过了饥饿。

搭台

过去,村子一年里总要唱上一两台大戏,唱戏得搭台,搭台的事非梁叔不可。

搭台是个讲究活,文戏、武戏要在台上演,又是唱又是跳,又是追又是逃,又是打又是闹,戏台搭得不牢靠,再好的戏也演不出味来。

梁叔的台搭得好,四梁八柱稳稳当当,台面平整不说,台底下还能当个化妆间,演出时换个服装也方便。

四梁八柱是梁叔自备的,八根柱子是大碗口粗的杉木,四根梁是两棵大松树劈开的,一面平整,另一面是松树的原状,挺得起蹦蹦跳跳的重量。

戏台呈长方形,梁叔先埋四柱,四柱是台柱子,最为重要,之后,在四边再补上一个柱子。埋柱子要挖坑,平地凿眼,梁叔亲自干,坑要挖到位,坑要大小适当,柱子埋下去左右腾挪的空间才小。梁实际上就成形了,随后铺上门板之类,单等着“操台锣”响起,大戏唱起来。

一些年,梁叔是跟着“戏班子”跑的,“戏班子”到哪儿去,梁叔就跟着把台搭到哪儿。唱戏多在农闲季节,不误农活,梁叔过足了戏瘾不说,还能挣些小钱。梁叔最初搭台是胡子没长丰满时,捧着看大戏,不知怎就喜欢上了演丫鬟子的小青。小青长相好看,却在戏台上总是演可怜巴巴的角色,让梁叔心疼。特别是在一次邻村的演出时,台塌了,小青摔得不轻。

轮到自家村子唱大戏,梁叔主动请缨,戏台由他来搭。还别说,梁叔首次搭台就取得了成功,“戏班子”交口称赞,老少爷们也看得高兴。邻村塌台,自家村子成功,为村子长了脸。

再演出,“戏班子”认上了梁叔,要演,台必须由梁叔搭。梁叔由此有了个活计,冬天里跟着“戏班子”搭台。搭好台就趴在台边,猴急猴急地看戏。

戏台归戏台搭,另一样“台”梁叔没耽误,生生地把小青追到了手,小青成了梁叔的媳妇。这下好了,梁叔搭台小青演戏,没几年小青也由丫鬟演成了主角,成了“戏班子”的台柱子。一个搭台,一个唱戏,一时间传为佳话。梁叔和小青恩爱得很。有人打小青的

主意,可梁叔总在小青的身边,气得打小青主意的人牙痒。

可好景不长,“戏班子”的戏突然不让演了,小青的主角唱不成,梁叔的戏台也不需要搭了。好在都是业余的事,梁叔和小青本来都是“泥糊腿”干农活的人,戏不演、台不搭,饭还是有得吃的。

梁叔的台不搭,但四梁八柱还是堆在家中一角的。四梁八柱可是好材料,小青和梁叔商量,用这四梁八柱打些家俱。梁叔一口拒绝了,说:是个念想,有一天戏台肯定是要搭的。小青脸一红,说自己眼皮浅了,依了梁叔。

还真的有一天,大队通知梁叔搭台,不过不是戏台,是会议台。不管是什么台,还是个台,梁叔用心搭了。会开得好,大队人高兴给梁叔记了不少工分。大队的会名目多,台时不时就搭,梁叔工分没少赚。

梁叔把搭台当作正事、大事做,但还是把台搭塌了。

塌台是梁叔估意的。大队开批斗教书先生黄校长的会,黄校长是梁叔的老师,也是小青的老师。这台梁叔是一百个不愿意搭的,但拗不过大队里的人。搭就搭吧,梁叔做了手脚,柱立得不稳,梁捆得不牢,在主持人大喊把黄校长押上台时,台竟塌了。台下一片哄笑,把一次批斗会闹黄了。

梁叔是故意的,新动向,工分没记成,还挨了次批斗。不过没搭台子,谁搭呢?批斗会就在平地上开,小青陪着挨斗。梁叔嬉皮笑脸,小青站的是舞台上姿式。

梁叔的戏台自此不要搭了,小青偶尔还会唱上一段,做上几个甩袖的动作,四梁八柱和梁叔当观众。

一晃许多年,村改社区,文化活动多起来,社区建了广场,广场上要搭戏台,不过是固定的台子。梁叔伸直颈子,把自家存了多年的四梁八柱扛来,亲自指挥,忙活了十几天,搭建了一个漂亮大气的舞台。舞台的台面对着广场,后台有进场、出场的口子,一个叫人相,一个叫出将。

戏台终是梁叔搭的,算是个交待。

一到晚上,小青,如今已是青婊或青奶,就带上一班人在舞台上唱唱跳跳,甩着零乱的水袖,灯光闪烁,乐乐呵呵的。

梁叔是逢演必到,端把椅子看得入神,老伙计们开玩笑,说:不放心呀,没人抢你的小青。梁叔回答也好:搭台,搭台。

台下的观众少,来看就是捧场搭台。